

樸學齋叢書

第二集

病廢閑門記

十九

病廢閉門記

自序

胡樸安

我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，犯腦溢血證，遂成偏廢，閉門已四周年有五閱月矣。此四周年有五閱月之中，雖有好友，時或惠存，然亦空谷足音，大旱雲霓，最近亦曾出過門，雖能扶而後起，猶不能杖而後行，可謂與外界完全隔絕也。幸而神識未滅，不礙讀書，居室三間，滿列書籍，佛書經論二藏，儒書經史子集四部，排架疊箱，幾無隙壁，雞鳴而起，鳥棲而息。（予居處隔壁，有一私人花園，棲鳥頗多。）或佛，或菩薩，或聖賢，或學者，或文士，或詩人，或詞客，此來彼往，終朝不絕，而予以一身周旋其間，或聽教，或請益，或問難，或劇談，而不覺其日之暮也。今日如是，明日亦如是，今年如是，明年亦如是，不知不覺中，已四周年又五閱月，此四周年又五閱月中，雖與外界隔絕

，無行事之足記，而精神之努力，此四周年五閱月之所得，直超過我六十歲以前四十五年之所得倍蓰。我之著述，於病廢後告成者；一．周易古史觀。爲二千年來說易者所未言。二．莊子章義。亦自二千年來注莊者所未有。三．中庸新解。使中庸成爲現代政治哲學人生哲學之書，周易古史觀，莊子章義，已印，（作者書社代售。）中庸新解未印，此外尚有通書新解，從詩經上考見古代之家庭，從文字學上考見古代人之容貌動作語言思想，從文字學上考見古代人之聲韻與言語，從文字學上考見古代辨色的本能與染色的技術，從文字學上考見古代婦女，多者每種四五萬言，少者亦萬餘言，其在計劃中未着手者，尚有多種。尤其要者，我二十七年，建立一個樸安主義，抓緊現在，此四年中，不僅建有輪廓，且立有基礎。我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犯腦溢血，至二十八年十月一日恢復讀書，至三十二年九月三十日止，計四周年

。此四周年中，讀佛書與儒書，共四萬一千四百零一頁，著書及作文，五十二萬三千一百餘言，作詩九百五十七首，作詞九十四首，不僅比我未病廢以前，數量爲多，且比我未病廢以前，質量似乎爲精。他且不論，即周易古史觀，莊子章義，中庸新解三種，古有作者，視之亦無稍媿。予嘗私謂：此三種書至少增我三百歲，周易古史觀一百歲，莊子章義一百歲，中庸新解一百歲，則是半身偏廢，真是大造於我也。塞翁失馬，安知非福？我之偏廢，不可云安知非福？直可云確知是福也。因此知一個人努力不懈，雖處無可爲之境，無可爲之時，而自強不息，必能成功，我以過花甲之年，得偏廢之症，在一般人必謂此生已矣，除等死無他事也，而我則絲毫不敢自逸，嚴立課程，朝乾夕惕，醫生與許多親友，時時規勸，以少用腦力爲宜，余雖極感其厚意，而終不爲動，我之心理，以人是動物，若外部之身體不動，內部之精神又

不動，遂完全成一廢人，雖活一百歲，與十歲二十歲有何分別，誠不如早死之爲愈也。我身體病廢，精神未病廢，只得稱爲半廢人，若病未廢我者而自廢之，又何可也。此我所以雖極感醫生及親友之厚意，而終不爲所動也。人生有兩種生命；一物質生命，一精神生命，吃飯所以補充物質的，睡眠所以休養精神的，運動所以發達物質的，讀書所以滋長精神的，一個人每日吃飯・睡眠・讀書・運動・四事，缺一不可，如某日生病，即某日不能吃飯，不能睡眠，即不能讀書，不能運動。我自病廢以來，不能運動，而以靜坐代之，靜坐之發達物質，雖不如運動之顯而易見，而於人身內部之發達，勝於運動於人身外部之發達，且於精神上之休養，有睡眠之功用，所以我每日四時起，（新鐘點）靜坐二小時，呼吸半小時，上午讀佛書五小時，下午讀儒書或著書四小時，又爲學生講書一小時，夜靜坐半小時，九時睡，每日靜坐・

呼吸・讀書・著書・計十四小時，精神不覺疲倦，夜間自然入眠，每餐所食甚少，完全食素，毫不食滋養品，如牛奶水菓之類，自信精神可以剋制物質，我有「生命」五言古詩三十韻云：「人有二生命，物質與精神，物質是假我，精神亦非真，散則析爲魄，集則合爲身，物質常生滅，精神多苦辛，一旦物質散，精神息息新，雖然非真我，與我同一純，譬如清靜海，因風水生淪，從此攀緣起，見兔不見巾，我愛非我愛，我瞋非我瞋，在己爲六識，在境爲六塵，塵識偶然合，虛空無等倫，一切皆幻有，世界邈無垠，因瞋而有惡，因愛而有珍，因惡日以疎，因珍日以親，因疎而生怒，因親而生嘖，因怒而施暴，因嘖而施仁，七情爲顛倒，一一皆有因，干戈遍宇內，本性久滅泯，博食虎爪虐，吠影犬聲狺，人民爲牛馬，園囿生荆榛，茫茫萬頃浪，到處是迷津，回頭即彼岸，勇往莫逡巡，生命我所有，毋隨人屈伸，物質必分散

，生死似轉輪，心健精神健，寒暑皆陽春，佛在心頭坐，藏珠不爲貧，止觀而觀止，定慧常均勻，千劫及萬劫，自然休天鈞，定以利諸己，慧以利及人，人已兩俱利，再見天地淳。」此詩是表示以精神剋制物質之修養方法，心有境空，宇宙萬有，皆是唯識所造。故曰，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種種法滅，欲以精神剋制物質，必須修心，修心之要，最切實而又用力有把握者，惟有止觀。余和寒山子詩三百零七首之一云：「吾心有淨土，鬱塞路不通，荊棘與烟霧，終日常朦朧，要知本寂淨，佛我衆生同，天台有妙法，三觀空假中。」南嶽大師之止觀，智大師之小止觀，與六妙法門，皆是切實修心之法，是在人努力行之而已。予確知心爲一切之主宰，病廢者是我之身，非我之心，毫不自怠，前途常覺有無限之光明。余有「言心」五言古詩云：「我身已病廢，我心尚完全，心眞常不變，身假可隨緣，塵境是外物，每由心變遷

，心隨塵境轉，身每爲物纏，身隨心不隨，不着有無邊，束縛即解脫，非狂亦非狷，穢土見淨土，火裏生青蓮，心佛無差別，迷悟隔雲天，迷之佛不見，悟之佛在前，介爾一點心，氣象常萬千。」「可惜今之人，心爲物質所縛，迷於物質，日日以吃飯穿衣爲憂慮，二六時中，無一時得優游自在，詎知精神界有掉臂遊行之坦路。嗟乎！淡泊明心，滿目鳶飛魚躍，荊棘塞路，回頭海濶天空。自物質文明發達以後，此種境界，無人能領略矣！予既知心爲一切之主宰，於是一切不求諸物質，而求諸精神，蓋物質是實的，非此盈彼虧，卽互相抵觸，此盈彼虧，是損人以利己也。互相抵觸，是雙方俱不利也。精神是虛的，各各向精神發展，各各皆如願而償，且一切物質悉不能限制我的發展，余有「神遊」五言古詩一首，即表示精神之遊行自在，詩云：「吾志爲吾馬，吾意爲吾舟，斗室藏天地，四海一浮漚，靜坐心能定，出神任我遊，

頃刻遍沙界，瞬息歷五洲，聳身雲外立，日月正當頭，俯首視塵境，芥子水中浮，何處容蠻觸，爭鬥苦不休，時間長無極，空間廣無儔，來往時空裏，無言靜悠悠。」人苟能於精神上，向虛空處掉臂遊行，則上下五千年，縱橫十萬里，皆在吾一念之頃，雖閉門一百年，而亦不覺其久，若拘滯於物質，雖一剎那不得身體自由，而已儼焉不可終日！余則以精神剋制物質，處荊天棘地之中，終歲閉門，任其所長而長之，而吾不知其長也。余草茲「病廢閉門記」者，不僅於自利一方面，求一己精神上之安慰，直欲於利他一方而，求人人精神上之安慰。方今之世，病廢者固不祇我一人，即有形之身體，未嘗病廢，而無形之心性，無一人非病廢者，病廢有形之身體，雖不可與世人來往，而精神之所至，或佛，或菩薩，或聖賢，或學者，或文士，或詩人，或詞客，皆與我周旋而未已，病廢無形之心性，爲物質所束縛，來往於利祿之場

，陷溺於煩惱之窟，雖佛與菩薩莫能救，聖賢與學者莫能曉，文士詩人詞客環繞其前，終不能減少其物質上之痛苦，增進其精神上之快樂也。要知我雖閉門，而精神上之門初未嘗閉，且大開特開，送往迎來，終朝不息，我可決言一般人之門庭，無有如我之熱鬧也。我有五言古詩記其事，詩云：「閉門謝塵事，而與古人居，相去數千載，精神與之俱，斗室闢異境，叔世即唐虞，儒佛同一席，墨老共一廬，言語與今異，衣冠與世殊，與我相雜處，應對我不孤，爲學各門徑，論道無親疎，一一詔我語，而不棄我愚，有問必有告，相親如師徒，終朝不得息，渾忘身偏枯，門外多車馬，不擾我靈虛，意中有天國，心神常自娛，寄言避囂者，何不讀古書，」一方面閉世俗之門，一方開古聖賢之門，陶靖節詩云：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，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。」我所居地不偏，而心能遠，雖車馬喧囂，無與於我，而與我來

往者，是人所不見不聞，而我獨見獨聞者也。此四周年一千四百六十日中，往來之佛與菩薩聖賢學者文士詩人詞客，無慮萬數，欲一一記之，連篇累牘，而不能盡，擇其我個人受利之處，而可以與人共利者，隨筆記之，世之閱者，如與我表同情，斯境非遙，反求即得，若羨我之能自逸也，或憫我之徒自苦也，我只有聽之而已矣。自序既竣，題七律兩首，我意自見於言外也。詩云：

「精神嘗與古爲徒，靜坐窗前片語無，縱使此身終病廢，要知我意不偏枯，寂清夜月三人影，寥廓長天一草廬，萬卷詩書伴朝夕，閉門不管歲年徂。」又云：「星星白髮閉門新，日月推移似轉輪，回憶前塵如隔世，閒觀後起歎無人，識能轉智忘物我，境不迷心泯假真，若使靈台拘未化，天涯到處是迷津。」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三十日安吳胡樸安自序於滬上之安居。

病廢閉門記

如此江山如此日，我身猶在尚能驕，幸存獨得蒼天厚，忍死何堪赤地焦，無奈夜寒霜又急，縱然氣短志難消！橫流不信風波惡，終有扁舟破怒潮。

冷月窺窗夜氣寥，忍寒擁被坐中宵，愁如柳絮飛還聚，夢似曇花現即消，不信今生長已矣，果然此日太無寥，許多往事從頭憶，熱血寒冰起怒潮。

此是我病廢後寒夜不寐所作者，玩此二詩之意，決不能心氣和平，意志寧靜，閉門至五年之久，而若不知病廢者，蓋此是病廢之第一年，而又未曾學佛，故心潮起伏，所以有如此之吟咏，今雖未能澈底大悟，而即空即假即中，氣象迥不侔矣。我寫此病廢閉門記，一以我自己之經過，告訴他人，一欲他人與我同病者，

閱我的病廢閉門記，參照我的方法，以自養其心。若然，我的病廢閉門記，當自二十八年四月寫起，茲從二十七年一月寫起者，其原因有三：一．我有「五九之我」一書，是從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，寫至民國二十六年止，（載民報。）茲所以從民國二十七年寫起者，與五九之我相啣接也。二．我自病廢以前，雖著過幾部書，人云亦云，不出清代漢學家之範圍。民國二十七年，我正六十歲，時時欲闢一新路，而卒無由自立，病廢以後，所著之周易古史觀，莊子章義，中庸新解，以及其他種種，我雖不敢過以自誇，確爲我個人之成功，且建立樸安主義，抓緊現在，而動機皆在民國二十七年，故不可以不記。三．我學佛在民國三十年，而二十八二十九兩年，已有學佛之動機，二十七年雖不關佛，而佛之一字，完全不在我腦海中，所以記二十七年之我，以驗我的思想之轉移。基此三種原因，故病廢閉門記，始於二十七年也。

二十七年開始第一件，使我最傷心的事，即我弟寄塵棄世也！寄塵原住在寶山路，後因商務印書館編輯部解散，在上海市通志館工作，搬在福履理路，事變後把福履理路房子頂去，寄寓在金神父路花園坊衛聚賢家，一月十四日，道倩姪來云：寄塵腹痛甚急，我因在持志學院上課，內人立即往視，回云：現已和緩。醫生云：是尋常食滯之痛。十五日偕惠生姪往視，病勢已減，惟身體極弱，頗有難支持之狀況，十六日衛聚賢與道靜姪偕來，商量辦一國學補習學校，道靜言寄塵之病，比昨日已好，寄塵身體素弱，昨睹其難支持之狀況，固不虞其有他，今聞道靜言，更釋然也。十八日六時半，天黎明，衛聚賢來云：寄塵於五時棄世。嗚呼！五十三年兄弟，臨終不能一面永訣，痛已！寄塵身體虧弱，食素十八年，不能以精神之修養，補充物質，多憂善慮，而又用腦力太過，身體復不運動，稍受飲食之積滯，並未有寒熱，竟

致於此。當日即移尸體於中央殯儀館，十九日大殮，四郊阻塞，靈柩停於新聞路京江公所殯舍，我兄弟三人，長伯春，亡已十年，次我，次寄塵，今寄塵又亡，孑然一身，傷何能已。以詩哭之云：

五十年兄弟，憑棺痛更深，傷心當此日，流淚向天涯，往事何堪憶，前塵望盡遮，殺人今未已，亂事正如麻。

貧病交相迫，身神兩不寧，更堪爭戰急，愈見胆心驚，小病原無恙，長眠竟不醒，狂風兼驟雨，終夜一燈青。

伯兄傷早逝，季弟又今亡，嗟我存孤梗，臨流已夕陽，傳家無產業，裕後有文章，含淚言諸姪，詩書世澤長。

百年同旦暮，六十歎孤存，竟日長枯坐，中宵獨自言，茫茫前後顧，擾擾夢魂煩，不暇爲私哭，悲聲且忍吞。

蒼黃天地窄，死後有誰生，滿目皆荊棘，關心孰弟兄，

四郊多鬼影，半夜有雞聲，不信長終古，被襟坐到明。

舊事憶從前，荒江夜似年，孤衾祈入夢，淡月竟無眠，吟咏與誰語，憂愁只自憐，迷離窗外影，燈火瑣寒烟。

我自寄塵棄世後，常澈夜無眠，披衣起坐，擁被終宵，時又道彥旅蕪，未知行蹤何在？（後得信，已回涇縣矣）又得里中信，順姊於舊年十二月棄世，我何懷兄弟姊妹共七人，塊然獨存者，僅我一人。世亂矣，而民不寧。年老矣，而心不定。以不定之心，處不寧之世，終日昏昏，長夜耿耿，即偶然入眠，一夜輒五六醒，而夢魂模糊，奇異之境，叢生疊起，覺後憶之，猶能得髣髴，作紀夢五言古詩記其事云：

終朝常苦辛，夢魂不能靜，飄泊無所之，頃刻幻異境，白骨高於山，流血窪成井，恐懼不可言，歷歷心頭影，忽焉起大風，塵埃化爲錦，兵戈氣沈消，太平若有景。霜雪復紛紛，只覺周身

冷，鬼魅白日行，掬血當茶飲，況復常苦飢，三旬九日併，轉眼境又殊，家室尚完整。朝甕而夕殮，早作而夜寢，惡人忽當前，大刀逼吾頸，性命在斯臾，驚醒氣猶哽，晨光已入窗，此心常凜凜，仰視白雲悠，撫懷一瀾省，後顧不可知，當前吾已幸。

余心理本健全，疊遭內憂外患，不覺漸漸有衰弱之象。民國十九二十兩年，在江蘇民政廳長任上，得胃病，每一星期或兩星期必發，發時甚苦，辭職回滬後，醫略愈，面未能斷根，每間兩月或三月輒一發，以運動之故，每發一日即愈，甚少延至二日者，發時胃痛極劇，當胆部處，其硬如石，痛三四小時後即吐。吐十餘次，或二十餘次，微發寒熱，倦而入眠，覺後胃部已舒，而神極疲，面色深黃，兩眼珠尤甚，一星期或三四日始退淨，六七年來，每每如是，不以爲意也。此次以憂患之故，而病劇矣，自